

第八十三回

说大书佐酒为欢 唱小曲飞觞作乐

话说玉英道：“适因小春姐姐谈论跳加官，倒想起一个笑话，并且‘加官’二字也甚吉利，把他做个话头。即或不甚发笑，就算老师加官进爵之兆，也未尝不妙。一人最喜奉承，凡事总要人赞好，方才欢喜。这日请客做戏，偏偏戏甚平常，并无一人赞好。到晚戏散，与客闲谈道：‘今日之戏如何？’客人只得勉强答道：‘做的甚好。’此人又问道：‘究竟那几出做的好？’客人见问，思忖道：‘加官跳的好。’”众人不觉好笑。兰言道：“这就请教人看文，那人不赞文好，只说书法好，都是一个意思。”

玉英掣了鸟名叠韵道：“商羊。刘向《说苑》：‘百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。’‘之皮’叠韵，敬融春姐姐一杯。”左融春掣了官名双声道：“请教若花姐姐，这个官名还是要用古名，要用时名呢？”若花道：“据我愚见，不论古名、时名，总以明白显豁，雅俗共赏，那才有趣。即如花鸟之类，案着古书，别名甚多，若说出来，与其令人不懂，又要讲说破解，何妨说个明白的，岂不省了许多唇舌？”融春连连点头道：“士师。桓宽《盐铁论》：‘有司思师望之计。’‘司思’双声而兼叠韵，‘思师’叠韵，敬紫琼姐姐双杯，笑话一个，普席双杯。”燕紫琼道：“紫芝妹妹替我说个笑话，我格外多饮两杯何如？”紫芝道：“妹子自然代劳。”绿云道：“紫芝妹妹向来说的大书最好，并且还有宝儿教的小曲儿。紫琼姐姐既饮两杯，何不点他这个？”紫芝道：“如果普席肯饮双杯，我就说段大书。”众人道：“如此极妙，我们就饮两杯。”丫环把酒斟了。

紫芝取出一块醒木道：“妹子大书甚多，如今先将‘子路从而后’至‘见其二子焉’这段书说给大家听听。”于是把醒木朝桌上一拍道：“列位压静，听在下且把此书的两句题纲念来：遇穷时师生错路，情殷处父子留宾。”又把醒木一拍道：“只为从师济世，谁知反宿田家。半生碌碌走天涯，到此一齐放下。鸡黍殷勤款洽，主宾情意堪嘉。山中此夕莫嗟讶，师弟睽违永夜。”又把醒木一拍道：“话说那子路在楚、蔡地方，被长沮、桀溺抢白了一



番，心中闷闷不乐。迤逦行来，见那道旁也有耕田的、锄草的、老的老，少的少，触动他一片济世的心肠，脚步儿便走得迟了，抬起头来，不见了夫子的车辆。正在慌张之际，只见那道旁来了一位老者，头戴范阳毡帽，身穿蓝布道袍，手中拿着拄杖，杖上挂着锄草的家伙。子路便问道：“老丈，你可见我的夫子么？”那老者定睛把子路上下一看道：“客官，我看你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识不得芝麻，辨不得绿豆。谁是你的夫子！”老者说了几句，把杖来插在一边，取了家伙，自去耘田去了。”

紫芝又把醒木一拍道：“列位，大凡遇见年高有德之人，须当钦敬。所以信陵君为侯生执辔，张子房为圯上老人纳履，后来兴王定霸，做出许多事业。那子路毕竟是圣门高弟，有些识见的人，听了老丈言语，他就叉手躬身，站在一旁。那老者耘田起来，对着子路说：“客官，你看天色晚下来了，舍间离此不远，何不草榻一宵？”子路说：“怎好打搅？”于是老者在后，子路在前，径至门首。迳至中堂，宰起鸡来，煮起饭来，唤出他两个儿子，兄先弟后，彬彬有礼，见了子路。唉！可怜子路半世在江湖上行走，受了人家许多怠慢，今日肴饌虽然不丰，却也殷勤款待，十分尽礼，不免饱餐一顿，蒙被而卧。正是山林惟识天伦乐，廊庙空怀济世忧。毕竟那老者姓甚名谁，夫子见与不见，下文交代。”众人听了，一齐赞好，把酒欢了。

紫琼掣了虫名叠韵道：“请教令官，即如上文‘士师’二句所飞之句，可准本题‘士师’接连在内？”若花道：“二字连用，未尝不可，但飞觞之时，只能算得本题双声交令，不能格外普席敬酒。”兰芝道：“若飞本题，都无普席之酒，那还好么？”若花道：“即如句内有了本题双声，再加别的双声，虽系两个双声，原当普席敬酒；但究有本题在内，若不区别，谁肯另想新奇句子，酒反少了。总而言之，虽如此定例，至接令之家，如有情愿替主人敬酒，或说笑话，或行小令，普席仍饮一杯，并不拘定，也可随便销酒了。”紫琼把酒饮毕道：“螭子。刘勰《新论》：‘野人昼见螭子者。’本题叠韵，敬风翔姐姐一杯。”玉芝道：“请教姐姐，野人见了螭子怎样呢？”紫琼正要回答，田凤翔道：“下句是‘以为有喜乐之瑞’。”玉芝道：“怪不得今人见了螭子，也有此论，大约当日命名，就是此意。此虫按《诗经》、《尔雅》叫做甚么？”闺臣道：“《毛诗》‘螭蛸在户’，就是此虫。相传当年有母子离别日久，其母正在想子，忽见螭蛸垂丝落在身上，不觉喜道：‘莫非吾子要回来么？’后竟

果然，所以叫做蟾子。”玉芝道：“既有喜子，可有喜母？”闰臣道：“闻得此虫又名喜母，就如喜子一个意思。”玉芝道：“这还罢了。若只有喜子，并无喜母，未免对不住父母了。”

凤翻掣了药名双声道：“豨豨。王符《潜夫论》：‘西方之众有豨豨者。’‘之众’双声，敬熙春姐姐一杯。”廖熙春掣了一签，高声念道：“水族叠韵。”春辉道：“水族之内，如鱸鱼、鳐鱼、橐鱼、银鱼之类，都是双声，若照这样，未免过宽。据妹子愚见，凡说鱼名，必须避了鱼字，才不重复。”熙春道：“既不准鱼字露面，只好借重驼碑的交卷了：蝨屎。左思《吴都赋》：‘巨鳌蝨屎，首冠灵山。’本题叠韵，敬琼芝姐姐一杯。”紫芝道：“好好的行令，怎么忽然把祝大姐夫请出来？”题花道：“你去问问他，他的夫人还会说大书哩。”

兰芝趁便让了一阵菜，又命丫环上了一道点心。兰言道：“主人让酒菜这些旧套，必须鬻了才好。况且昨日叨扰宝云姐姐，既无一人做假，无不尽欢，无不尽量。我们日亲日近，安有今日倒来做假之理？妹子饮个令杯，此后令中如有做假的，罚两杯。主人如再过于让菜，也罚两杯。行令的只管行令，用酒用菜的只管用酒用菜，各随其便，彼此才觉适意。并且今日所行之令，一经令到跟前，全要细心，并非粗心浮气所能行的；若再彼此逊让，不独分心耽搁好令，就是过于拘束，亦甚无趣。”众人道：“所论极是。以后如有误犯的，无论主客，均照此例。”

琼芝掣了兽名叠韵道：“獬豸。范蔚宗《后汉书》：‘獬豸，神羊也。’本题叠韵，‘羊也’，双声，敬浦珠姐姐一杯。”玉芝道：“妹子闻得东方朔把獬豸叫做‘任法兽’，这是何意？”闰臣道：“因他能辨曲直，所以皋陶治狱，凡罪疑者，俱令獬豸触之。古有獬豸冠，取义于此。我们只顾闲谈，岂不耽搁浦珠姐姐笑话么？”掌浦珠道：“紫芝妹妹，你替我唱个小曲，我也多饮两杯。”紫芝道：“小曲虽有，但众姊妹今日聚后，闻得都有告假回府之意。我想我们百人自从赴宴相聚以来，内中结拜的不一而足，即以妹子而论，除了我家七个姊妹，其余八九十位，倒有多半同我结为异姓姊妹。将来别后，不知今生可能再见。那昭明太子说的‘叹分飞之有处，嗟会面以无期。’细想起来，能不令人酸心？”说着，不觉滴下泪来。众人听了，也都触动离怀，个个伤感。青钿道：“别后究竟怎样呢？”紫芝道：“他不来，我自然

要恨了。我这小曲就是这个意思。”因唱道：

“又是想来又是恨，想你恨你都是一样的心。我想你，想你不来反成恨；我恨你，恨你不来越想的恨。想你是当初，恨你是如今。我想你，你不想我，我可恨不恨？若是你想我，我不想你，你可恨不恨？”

小春道：“婉如姐姐是个有名的恨人，这个小曲许多恨字，倒与他对路。小曲唱过，我们都饮一杯，请接令罢。”

浦珠掣了昆虫双声。兰芝道：“姐姐也要替我敬一杯呢。”春辉道：“这个题目最窄，浦珠妹妹虽受主人之托，只怕所飞之句还难得凑巧哩。不知妹妹要用何名？”掌浦珠道：“要承上文，惟‘蜘蛛’二字最好。”春辉道：“若用‘蜘蛛’，其飞觞之句，莫若《西京杂记》‘蜘蛛结而百事喜’最妙了。”浦珠道：“妹子适才也曾想到，因受主人之托，意欲想个双声叠韵俱全的，才觉有趣。”把酒饮毕，想一想道：“有了！蜘蛛。《关尹子》：‘圣子师蜘蛛，立网罟。’‘师蜘蛛’叠韵，‘蜘蛛’双声，敬玉芝妹妹一杯，普席一杯。”

玉芝一心只想早接令，惟恐过迟，容易题目被人说了，难以交卷。正在盼望，正好这个“蛛”字巧巧轮到，不觉满心欢喜。要过签筒，摇了两摇，口中祝道：“签神，签神，弟子素与韵学生疏，务必赐个容易题目，免得教我劳神。”掣了一枝列女名叠韵，念过题目，把签交给下家归筒。青钿道：“有令在先，凡接令之家，遇见双声而兼叠韵，俱要说个笑话。且请妹妹把笑话说了，再讲下文。”玉芝道：“这更难住我了。我自从掣了题目，见上面注着双声叠韵，是头一件心事；所报各名，又要记着上文，是第二件心事；飞觞之句，要将所报各名飞出一字，是第三件心事；所飞句内，又要凑成双声叠韵，是第四件心事；所用之书，又不准重复，是第五件心事。此刻记了这个，忘了那个，及至想起那个，又忘了这个，真是心绪如麻，何能再说笑话？诸位姐姐让我吃一杯，算我说过，免了罢！”

春辉道：“若花姐姐有令在先，凡说本题双声叠韵，只算交卷，不在普席敬酒之例。今浦珠姐姐所说之句内有‘蜘蛛’本题双声，如何接令之家又说笑话？普席又要敬酒？刚才姐姐自己接令，业已误饮两杯，托人唱曲，此刻我们何能陪你错呢？”浦珠想了一想，不觉笑道：“只顾要替主人敬酒，自己倒受罚了。”青钿道：“玉芝妹妹何为只管发呆？还不接令么？”玉芝道：“左思右想，总无一个好笑话。好姐姐，我吃一杯，你替我说罢。”青

钿笑道：“怪不得发呆，原来还想笑话哩。我看你只怕有些痴了，难道大家的话你没听见么？”玉芝道：“妹子一心想笑话，你们七言八语，那里还敢理会？实实不曾听得。”青钿道：“这才是‘心不在焉，听而不闻’哩。大家免了你的笑话，快接令罢。”玉芝道：“姐姐莫非骗我么？”青钿笑道：“你只管接令，如有人教你说笑话，罚我十巨觥。难道还不放心么？”

玉芝听了，不觉满心欢喜。正要朝下接令，因耽搁多时，只顾注意笑话，倒把题目忘了，偏偏牙签业已归筒，不由暗暗发急。猛然想道：“我记得方才所掣倒像是古人名，不知可是，且去碰他一碰。我用‘伊尹’。”春辉道：“错了，罚一杯！如有露意的，有令在先，要罚十巨觥哩！”玉芝道：“难道‘伊尹’不有双声么？”春辉道：“若不是双声，岂止罚一杯！”玉芝道：“‘共工、逢蒙’呢？”春辉道：“不是，共三杯了！”玉芝道：“既非古人，我把天文地理再搜寻几个。如说的对了，你就回我是的；设或不是，你莫答应，我就明白，不必只管不是、不是，令人听着讨厌。我用天文：穹窿、河汉、玉烛、霹雳、列缺、招摇、鹑首、娵訾、星象；时令：清明、处暑；地理：原野、长川；地名：幽州、空峒。可有想头？”春辉道：“无想头。共十八杯了！”玉芝道：“天文地理既不是，我到百官找找去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